

《尘埃落定》反讽式的故事叙事分析

林芳雨¹ 杨凤英²

(1. 贺州学院 广西 贺州 542800; 2. 八步龙山小学 广西 贺州 542800)

[摘要]《尘埃落定》是一部叙述视角独特的民族史诗性的寓言巨著,小说从傻子独特的视角出发,体悟人性,感悟人的价值、意义和永恒。通过“傻子”的口吻叙述,向我们介绍了四川阿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瓦解历史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折射出整个时代所蕴含的危机,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和所谓的“聪明人”的反讽。

[关键词]《尘埃落定》; 叙事视角; 反讽; 隐喻; 象征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193

《尘埃落定》通过“我”这个“傻子”的口吻讲述和见证一个旧世界的尘埃落定。其叙述视角独特,艺术手法独到,本文主要从叙述艺术、文体风格、隐喻、象征等方面分析《尘埃落定》故事叙事方式,剖析出其反讽的艺术特色及效果。

一、叙述艺术上的反讽

叙事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①。《尘埃落定》中以“我”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而“我”的身份却是个“傻子”。“我”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我”既可以在故事中亲历所有的事,又可以从作品中独立出来进行自己主观的描述和自由的评论。同时叙述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作品侧重于主观心理的描写。作品通过“我”这个“傻子”参与讲述故事,同时对故事里的一些事情做出“傻子”的看法和评论。文中的反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文中将感性与理想,美丽与丑恶,黑与白,聪明与愚蠢等对立起来,来体现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小说以“傻子”作为叙述视角,把傻子当成主要的叙述者,在小说中作者尽可能展现出他的傻相,在他的更种痴傻状态中又包含着各种智慧,作者在小说中巧妙的使其“傻”和智慧相互融合,完美的体现了小说在其叙述视角上的特殊性。

小说以一位“似傻非傻”的土司二少爷作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整个故事,叙述了土司辖区的生活图景和土司制度的灭亡。“我”是一个限定的叙述视角,按理说是只应该讲述“我”身边的事情,可是作者巧妙构思,通过“我”这个“傻子”赋予了“我”多重叙述者的身份。小说在构思上,安排我是个傻子,在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我的思考、感知、行动来展现出我的“傻相”。可是在文中我不仅仅是“傻子”那没简单,我几乎是一个智者,一切事情我都知道,我都明白。在故事中,我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是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傻子的思维是和我们常人不同的,作者恰是运用了傻子这异于常人的思维特点,来对土司制度下的恶与丑进行有力的反讽。

二、文体风格体现故事的反讽

文体风格的定义有以下三点:(1)创作个性形成的内在根据;(2)主体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3)语言组织和文体特色是外部特征^②。对小说的文体风格起决定作用的是

主体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体反讽则体现的是内容与形式的错位,文体反讽小说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是小说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文体的反讽主要通过与其他小说进行对比进行分析。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要拥有强大的生命就在于创新。要创新,就意味着对旧有的种种模式进行攻击、批判和否定。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知道反讽其实质就是对现有模式和话语系统的批判和否定,别是体现在其形式和内容上。

《尘埃落定》是一部“民族史诗”,作品具有很强的史诗意识。史诗是一种古老的韵体叙述文学样式。史诗是一种宏伟的叙述文体,对其内容和形式有其特定的要求。《尘埃落定》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诗内容与形式相背离,打破了史诗传统的模式和话语系统,形成了一个新的反讽机制。

(一) 文体内容上的反讽

史诗在内容上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史诗主要描写的是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时间延续久,延续长,主要通过描写民族生活和历史,来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赞美本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与史诗内容上一点都不符,它并没写有描写重大的历史,也没有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

《尘埃落定》这部具有“史诗”意思的小说,并没有按照史诗的条条框框进行叙述,其打破史诗这种文体的各种特征,进行自由创作实体文体脱离史诗文体,特别是在其内容方面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在文体内容上,《尘埃落定》一反史诗文体上的常,打破传统史诗的内容模式,在其内容上并没按其史诗内容进行发展,作者对其内容进行的大胆的创新和实践。史诗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都是神圣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轻易的亵渎。作者却反其道而行,在其内容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史诗”没有了神圣感。从而形成了文体内容上的反讽。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不按史诗的常理出牌,打破史诗的内容模式,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两位傻子形象的塑造。史诗是塑造英雄的,而在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却是傻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确实有点喜剧,这样就极大的增强了小说反讽的叙事效果。二少爷是一个被小说里说有人认定的傻子,但是有的时候他却非常的聪明,是一位预言家,是一位先知。土司与土司之间相互开战,由于土司们的盲目,很多土司在自己的领地都种上了鸦片,“傻子”少爷有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土地上都种上了粮食。结果粮食的到大丰

收,其他土司种的鸦片却卖不出去。作者在小说内容安排上处处精心设置,打破史诗歌颂英雄的内容,在内容上把英雄写成傻子。这样一反常态,在文章“傻子”要比所谓的聪明人要聪明。这样在内容上就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

(二) 文体形式上的反讽

从形式上看《尘埃落定》其反讽效果则更加明显。《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傻子叙述整个故事,“傻子”的思维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傻子有其独特的说话方式,其话语系统与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说话都包含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语速的快慢、以及语调,作为一个傻子,他说话的逻辑就没有常人缜密。所以傻子的语言很随意,很模糊,丝毫没有规则。我们交流的语言是严肃和严谨的,现在语言变得随意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尘埃落定》形成与史诗不同的表达形式。首先是时间概念的模糊,史诗是一种很具有清晰的时间概念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文学体裁,《尘埃落定》的风格却与史诗不相符,小说有意淡化时间和时代背景。读者只能从傻子的言语当中知道零星片点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其次,在小说中“傻子”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包括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和背景,对待世界,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小说远离历史,远离时代的叙述,独具特点。正是这种疏离历史和观望历史的角度,使得小说独立。对历史事件都只能用傻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使小说落入俗套和偏颇,这样就使小说超越了时代和历史。从而在形式上形成了与史诗不同文体,行成了新的反讽形式。

在《尘埃落定》的文体风格叙事的形式上,充满了诗性。小说充满灵性和意象化,小说的叙事具有意象性和跳跃性。语言上的意向性和跳跃性,使得小说在文体风格叙事形式上独树一帜。《尘埃落定》属于小说,但是它在风格上又具备了小说的特点。小说中作者所选取的意象是十分丰富的。

文体上的反讽主要体现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尘埃落定》通过其内容与形式上的错位,以及与史诗形式内容方面的大相径庭形成了新的反讽文体,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尘埃落定》的文体反讽,是对经典模式的肢解和重构,小说通过反讽撼动所谓经典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消除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界限。

三、语言隐喻、象征等叙述手法运用反讽

在诗歌的创作上,诗人往往使诗歌的语言陌生化、多含有隐喻修辞法,使诗歌更具想象空间和内涵。在小说《尘埃落定》中,作者大量的运用了这种陌生化的隐喻手法,使小说具备了诗歌的语言特性。在小说的表达效果上,增强了小说的表达效果和反讽力度。小说以“傻子”为叙述对象,对其独特的心里进行描写,表现出“傻子”一种纯主观的一种心里状态,“傻子”语言上的盾和语义上的模糊,使其小说语言隐喻性的独特特点。

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这部小说的反讽效果达到最佳。象征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的表现^③”。在《尘埃落定》

中,出现了许多的象征物,有麦琪土司家的官寨、傻子二少爷、罂粟、边界市场、妓女、梅毒和尘埃等,这些象征物各自有其深刻的含义。小说中土司制度一步步走向灭亡,有一种末世情节的味道。

小结

《尘埃落定》通过反讽式的故事叙事,给我们讲述了土司制度最终尘埃落定的历史。小说通过“我”这个傻子的叙述视角以一个傻子的语言叙述故事,形成了文体上的反讽,小说还大量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大大增强了其反讽艺术。小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2]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3]唐红梅.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4).
- [4]申载春.反讽:《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9(2).
- [5]陈芷村.《尘埃落定》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
- [6]郭艳红,南新,徐小丹.诗意与凝重的完美结合——评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 [7]邓金洲.在历史中拷问人性——阿来《尘埃落定》试论[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8]蒙银菊.《尘埃落定》象征功能试析[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 [9]丁洽蓉.论《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J].大众文艺(文史哲),2009(3).
- [10]张立驰.论《尘埃落定》的语言隐喻性[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11]朴成日.土司制度的见证者——《尘埃落定》人物浅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06).
- [12]孟湘.《尘埃落定》中国式的诗性叙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注释]

- ①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49,281.
- ③申载春.反讽:《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9(2):13-17.

作者简介:

林芳雨,男,瑶族,1992年8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本科学历,助教职称,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杨凤英,女,瑶族,1991年8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本科学历,二级教师职称,主要研究方向小学教育。